

《珍藏：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2025—2033 战略愿景》解读及启示

张强¹ 张晨² 苏日娜³

(1.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 淮安 223300;

2.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084;

3. 中山大学图书馆, 广州 510006)

摘要: [目的/意义]《珍藏：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2025—2033战略愿景》作为亚太地区国家图书馆中长期战略规划的代表性文本，对其进行解读，可为我国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方法/过程]梳理《愿景》的提出背景，按“使命—目标—行动—保障”的逻辑进行要点解读。重点分析“收藏—参与—赋能”三个核心行动领域，以及资源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与评估机制三个层面的保障体系。借鉴《愿景》，立足我国国情，提出我国图书馆“十五五”时期发展的相关建议。[结果/结论]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将国家文化政策与图书馆发展规划紧密对接，在《愿景》中围绕全时空国家记忆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构建、社会公平推进及区域话语权塑造等维度，对数字时代图书馆价值重构进行前瞻性布局，这为我国图书馆行业发展提供多方面的参考。本文以“战略—实践—价值—生态”四维框架提出图书馆“十五五”时期发展建议，为我国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澳大利亚 国家图书馆 战略愿景 图书馆事业

分类号: G259.1

DOI: 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26.01.08

0 引言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度交织的时代，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知识服务的关键平台，其发展方向与战略布局始终紧扣国家发展大局。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强调要“激发全民族

[作者简介] 张强，男，讲师，研究方向为数字人文、信息分析，Email: zhangqiang_dh@163.com；张晨，女，馆员，研究方向为智慧图书馆，Email: zhangchen14@mail.tsinghua.edu.cn；苏日娜，女，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数字人文、特藏文献整理与建设，Email: surina@mail.sysu.edu.cn。

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1], 这为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图书馆应主动适配国家战略需求,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更重要支撑作用^[2]。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NLA) 作为亚太地区主要的国家级图书馆之一, 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基础^[3]。2025 年 1 月, 该馆发布《珍藏: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2025—2033 战略愿景》(简称《愿景》)^[4], 为其持续进步提供指导, 也为全球图书馆事业提供新思路。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早在 1990 年就提出“创造未来, 保存过去”的战略目标^[5], 并逐步确立收藏、连接、合作和能力四个优先战略。此后, 该馆先后发布《馆藏战略》^[6]、《数字化战略》^[7]和《参与战略》^[8]。这些战略关注图书馆局部发展和服务优化, 但尚未上升到国家文化治理的高度。而《愿景》将图书馆角色提升至国家文化政策的核心执行层面, 明确提出“支持澳大利亚政府将艺术、文化和遗产领域重新定位为国家未来核心”的目标。这一顶层设计使其超越了单纯的行业规划, 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另外,《愿景》规划周期为 2025—2033 年, 相较于常规 4 年周期战略规划, 其更长的时间维度可系统性应对人工智能、社会多元化等长期挑战, 在相关战略文件中居于统领地位。

目前, 国内外对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 主要集中在年度报告^[9]、中短期发展规划^[10]、数字资源建设^[11]和数字管理模式^[12]等方面。年度报告总结年度成果, 中短期规划侧重可落地方案, 战略愿景则不同, 它是对图书馆核心价值和使命的凝练表达, 用于凝聚国家共识, 着眼长远发展, 擘画宏大目标, 是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截至 2026 年 2 月, 国内对《愿景》已有转载和简介, 但暂无深入解读^[13]。在此背景下, 对《愿景》开展研究, 对助力我国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1 《愿景》提出背景及其主要内容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提出《愿景》主要基于三方面背景。一是全球数字化进程加速, 网络出版物、电子数据库及社交媒体内容规模迅速扩大, 图书馆持续扩大数字馆藏, 积极投入技术创新与多元服务。二是 2023 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国家文化政策《复兴: 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地方, 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故事》(简称《复兴》), 提出第一民族 (指澳大利亚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 优先、强大文化基础设施等五大支柱, 图书馆需明确自身在收藏传承、数字化建设及多元包容方面的责任^[14]。三是人口构成多样, 包括第一民族及多个移民族群, 图书馆被赋予更强的社会使命, 不仅要收藏主流文化文献, 也需记录少数族群及多元文化社群的历史与生活方式^[15]。该《愿景》的提出既为应对数字时代挑战, 也为呼应社会多样性与文化公平需求。

《愿景》的文本结构归纳为战略使命、战略目标、核心行动领域和战略保障四个方面。战略使命明确要服务国家文化政策, 连接全体国民与国家遗产, 构建完整的国家文化记忆。战略目标以导向性表述分散在愿景阐释与核心行动领域中, 本文提炼出基础目标、操作目标和拓展目标三级目标体系。核心行动领域涉及“收藏—参与—赋能”战略框架。战略保障提供实现愿景的支持措施。

2 《愿景》要点解读

《愿景》体现了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的完整逻辑，本文按“战略使命—战略目标—核心行动领域—战略保障”逻辑对其解读，见图1。战略使命回答图书馆为何存在，明确连接国民与国家遗产的核心价值。战略目标回答要实现什么，构建从文化记录完整性、数字资源可及性到全球文化话语权的基础性目标、操作性目标、拓展性目标三级目标体系。核心行动领域回答如何实现的问题，通过“收藏—参与—赋能”三个领域构建具体行动路径。战略保障回答如何确保有效推进的问题，从资源投入到评估机制构建制度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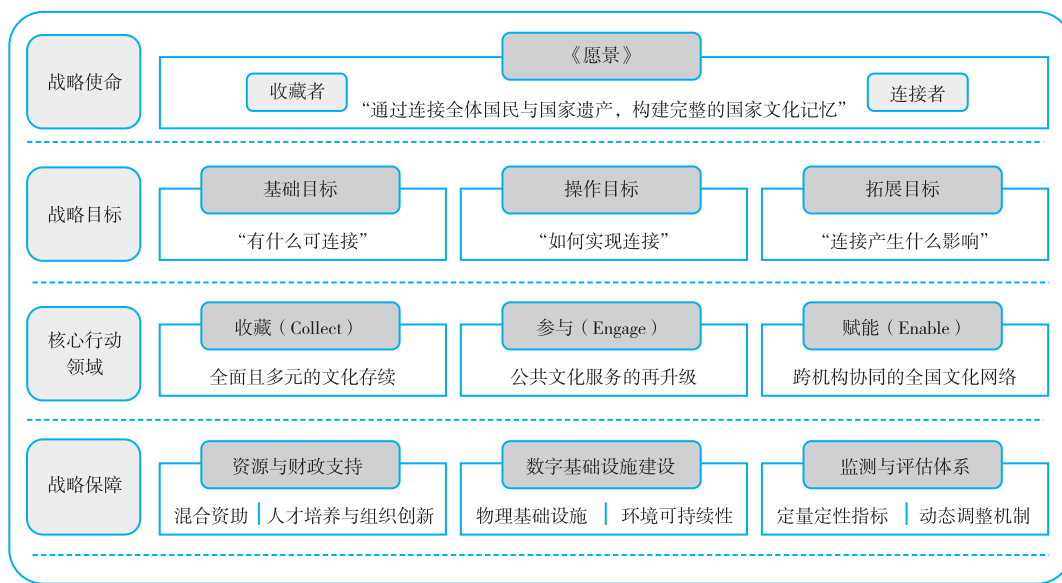


图1 《愿景》核心内容

2.1 战略使命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在《愿景》中明确核心使命为“通过连接全体国民与国家遗产，构建完整的国家文化记忆”。其精准把握了图书馆在数字时代的价值重构，即从“收藏者”转向“连接者”。“连接”揭示了当代图书馆的双重角色，既是文献资源与公众之间的桥梁，也是多元族群、多样文化、多重身份认同的对话平台。图书馆不仅保存主流文化文献，更需记录少数族群及多元文化社群的历史与生活方式。

战略使命强调“公众信任是图书馆运行的基石”，揭示了图书馆权威性来源的根本转变。在数字时代，图书馆价值源于公众对其专业性、公正性和服务能力的信任。这种信任需要通过透明运作机制、负责任的数据治理、尊重文化差异的馆藏政策以及持续回应社会需求的服务创新来建立。该使命直接呼应了澳大利亚政府2023年发布的国家文化政策《复兴》，体现了图书馆作为国家文化政策的实践载体的定位。

2.2 战略目标

《愿景》未设独立“战略目标”章节, 而是将战略目标以导向性表述分散在“我们对未来的战略展望”与核心行动领域的“优先事项”中。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提炼出三级战略目标体系: 基础目标确保“有什么可连接”, 操作目标解决“如何实现连接”, 拓展目标回答“连接产生什么影响”。

基础目标, 即建立覆盖全时空维度的国家记忆库, 确保文化记录的完整性。全时空维度突破了传统图书馆主要关注历史文献的局限, 强调对当下社会事件的即时记录。《愿景》提及的 2023 年原住民之声公投材料、新冠疫情口述史等即时档案, 体现对文化记忆空白的警觉。社交媒体时代快速涌现又迅速消失的记录, 如不及时收录, 将永久消失于国家记忆中。

操作目标, 即通过数字化突破地理限制, 实现 98% 国民的数字可及性, 年均数字访问量达 2.44 亿次。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广大内陆地区居民难以享受实体图书馆服务, 98% 的数字可及性意味着必须将服务延伸至最偏远社区。该目标确保数字化不是简单的技术升级, 而是推动文化民主化的重要手段。

拓展目标, 即以 Trove 平台为载体, 将澳大利亚故事嵌入全球知识网络, 确立太平洋文化话语权。在亚太地区文化影响力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 澳大利亚需通过文化软实力建设巩固其区域地位。该目标通过与国内外文化机构、高校、技术企业形成合作网络及积极应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实现。

2.3 核心行动领域

为确保战略目标落地, 《愿景》将 2025—2033 年工作归入“收藏—参与—赋能”三个行动领域。

2.3.1 收藏 (Collect)

“收藏”行动领域旨在全面收集并保存与澳大利亚社会历史、文化艺术、学术成果相关的多类型资料, 确保国家文化记忆的完整性与多元性。实施重点体现在法定送存与数字内容采集、第一民族与多元社区的文化再现、数字与实体馆藏的融合管理三个层面。

在法定送存与数字内容采集方面,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作为《1960 年国家图书馆法》所确立的国家级记忆机构, 肩负对本国出版物进行全面采集和保护的法定责任^[16]。数字时代使责任边界不断扩展, 除传统纸质出版物外, 电子书、在线期刊、数字论文、音视频档案及社交媒体内容都纳入收藏范围。社交媒体采集是前沿议题, 但面临数据结构各异、内容规模庞大且动态变化、个人隐私与公共记录存在张力等挑战。《愿景》提出在技术手段与版权谈判两方面探索, 在保留历史记录与保护个人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在第一民族与多元社区的文化再现方面, 《愿景》强调“第一民族优先”原则, 体现文化主权理念。1910—1970 年间“失窃的一代”政策, 导致约 10 万名第一民族儿童被强行带离家庭, 造成语言濒危、文化记忆断裂^[17]。2023 年原住民之声公投失败, 凸显社会对第一民族权利的深层分歧。《愿景》中“文化主权”原则是对这一历史困境的制度性回应。第一民族群体对自身知识和文化拥有“权威主体”地位。图书馆在收集第一民族文化材料时需征求社群代表同意, 通过社区共建模式聘请具备第一民族背景的图书馆员与策展专家。

此外，澳大利亚作为典型移民国家，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族裔主要构成包括英裔（33.0%）、澳大利亚裔（29.9%）、华裔（5.5%）等，约30%人口出生在外国，除英语外，家庭使用最多的语言为汉语（普通话2.7%、粤语1.2%）、阿拉伯语（1.4%）、越南语（1.3%）。^[18]这种高度多元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图书馆必须配备相当规模的非英语馆藏。

在数字与实体馆藏的融合管理方面，图书馆需构建新型融合管理体系，对传统纸质或模拟音视频载体进行数字化，提升对珍贵纸质文献、文物级藏品的环境监测与保护能力，针对网络热点、社交媒体流行趋势及大型社会运动进行实时追踪与内容采集，避免未来出现“数字空白”。

2.3.2 参与 (Engage)

“参与”行动领域旨在加大面向公众的服务深度与广度，通过实体场馆与数字平台联动扩大受众范围，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升级。其核心在于打破图书馆与公众之间的单向传递关系，构建双向互动、共同创造的新型服务模式。

在线上联动联动文化活动方面，《愿景》计划通过多层次文化活动加深与公众联系。一方面在堪培拉实体馆舍举办展览、讲座、研讨会和互动体验活动，另一方面通过直播、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等技术将活动延伸到全国乃至全球。这种融合不是简单技术叠加，而是让偏远地区居民也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质量的文化体验。

在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服务模式创新方面，面向学术研究群体提供完善的检索工具与数据库支持，面向青少年推出数字化学习资源和研学活动，面向多语种与残障人士加大多语言馆藏建设，完善无障碍化设计。这种分层服务策略体现真正的包容是提供差异化的适配服务。

在践行“社群空间”与“城市客厅”理念方面，图书馆实现功能定位的重大转变。图书馆不再只是安静阅读的空间，而是融入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节点。《愿景》提出使内部空间更加开放与灵活，引入咖啡厅、研讨室、休闲互动区等多功能配置，让图书馆成为公众学习、交流、放松的综合场所。这回应了在私人化、个体疏离化日益严重的时代，人们对安全、中立、包容的公共空间的需求。

在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与公共参与方面，公共活动和教育项目的策划体现对少数族裔及新移民社群的尊重。定期举办“移民历史”“多元美食文化”主题讲座或展览，邀请各族裔参与并展示其文化资产。通过社区共建模式，聘请具备第一民族背景的图书馆员与策展专家参与项目管理，真正让第一民族自己讲述故事。

2.3.3 赋能 (Enable)

“赋能”行动领域旨在发挥国家图书馆的专业与技术优势，帮助其他文化机构、社区及研究群体更好获取与使用信息资源，联手打造协同发展的全国文化网络。这一领域超越了传统“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定位，将其自身重新定义为“平台建设者和运营者”。

Trove平台与全国文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赋能”领域的核心。Trove通过聚合全国范围内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私人收藏的数字化资料，为研究者与公众提供统一检索入口^[19]。在新阶段的战略部署中，国家图书馆计划对Trove进行功能升级，提升搜索速度与算法精准度，引入数据可视化与智能推荐技术。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的应用是《愿景》中最具前瞻性的部署。随着数字资源规模海量增长，

传统人工编目和关键词检索已难以满足需求。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 可对海量文本与图像进行自动化处理, 赋能手写识别与图像识别等功能。但《愿景》强调在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时保持审慎的道德与伦理观。若算法模型选择与训练未能兼顾多元文化背景, 可能导致对特定群体信息需求的忽视或误判, 因此要求加强对算法透明度和公平性的监管。

跨机构、跨领域、跨地域的合作网络构建, 体现了“赋能”领域的生态化思维。国家图书馆持续为地方图书馆、博物馆、社区组织及学术团体提供支持, 如帮助偏远地区文化机构进行本土历史资料的数字化, 针对专业群体定期举办培训课程, 与技术公司、公益组织合作, 鼓励开发基于 Trove 或馆藏数据的创意应用, 与高校研究中心和历史学会建立稳定协同网络等。

在亚太区域合作方面, 国家图书馆与亚太地区的图书馆和文化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愿景》进一步强调要持续收集与澳大利亚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文献信息, 并进行双向文化交流, 如联合策划跨境文献展、开展互访研究员项目等。

2.4 战略保障

为确保《愿景》的有效实施, 系统的保障措施必不可少。《愿景》中的保障措施以独立章节“我们将如何支持我们的工作”进行阐述, 涵盖资源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与评估机制三个层面, 与三个核心行动领域相呼应。

2.4.1 资源投入

《愿景》强调图书馆工作的基础在于“稳定的政府资金、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和慷慨的捐赠者”, 明确资源支持的多元来源。公共财政投入是运作的主体保障, 用于馆舍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核心事务。但单一依赖政府拨款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需求, 因此强调与公益基金会、企业及社会捐赠者合作。这种混合资助模式, 既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 又为创新项目预留了试错与探索的空间。

人才培养与组织创新是资源保障中最具战略意义的维度。《愿景》提出“战略人才通道”计划, 旨在使工作实践现代化、促进灵活性和创新、培养具有文化能力的工作人员。在数字时代, 馆员需兼具数字信息管理、跨文化沟通、活动策划等多项技能。在多元文化社会中, 馆员需理解不同文化群体的信息需求与表达方式, 尊重文化差异。

2.4.2 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战略保障的核心。《愿景》提出实施持续监控数字基础设施、增强网络安全能力、确保从网络事件中迅速恢复等项目, 并制定专项技术路线图和架构方案。这体现对数字时代风险的清醒认识, 如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系统故障都可能导致文化记忆的永久性丢失。数字保存不仅是技术问题, 更是文化安全问题。

物理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同样重要。《愿景》提出升级基本建筑系统, 实施建筑总体规划, 确保充足且可持续的收藏储存。这回应了两个现实问题: 一是现有馆舍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 许多建筑系统需要更新; 二是藏品持续增长带来空间压力, 建筑总体规划不仅关注存储容量, 更关注空间的可及性与包容性, 力求为残疾人士、原住民社群、多元文化社区、家庭和儿童创造更友好空间。

环境可持续性也被纳入战略保障体系。《愿景》承诺实现澳大利亚政府的 APS 净零 2030 目

标,显著降低碳足迹。这一承诺不仅是对气候变化的回应,更是对第一民族文化的尊重。

2.4.3 评估机制

《愿景》强调,通过一系列绩效指标衡量实现立法目的,并在年度报告中予以公开。这些指标综合考虑产出、效果和效率,既有定量指标,也有定性指标。定量指标包括馆藏数量、数字资源访问量、活动参与度、用户满意度等,可直观监测战略落实进度。定性指标则通过访谈、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方式,评估图书馆在促进社会公平、学术研究与跨文化交流中的深层影响。

动态调整机制是评估体系的关键特征之一。《愿景》明确指出:“在动荡和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新的优先事项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体现了对战略规划局限性的清醒认识,也意味着任何长期规划都无法完全预见未来。因此承诺通过年度或中期评估机制,根据实际进展和用户反馈对具体项目或资源分配进行实时调整,并通过官网、公开报告等形式保持与公众互动和信息公开透明。这种开放、灵活、迭代的战略实施方式,既保持了战略方向的稳定性,又确保了战略执行的适应性。

3 启示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紧扣国家文化政策,将其融入本馆中长期发展规划。在《愿景》中,该馆围绕全时空国家记忆建设、基础设施构建、社会公平推进及区域话语权塑造等维度,对数字时代图书馆价值重构进行前瞻性布局。《愿景》作为亚太地区国家图书馆中长期战略规划的典型文本,不仅为全球图书馆行业发展提供参照,也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结合我国文化强国、国家文化数字化、数字中国、全民阅读等战略部署,本文尝试从“战略—实践—价值—生态”四个维度提出图书馆“十五五”时期发展建议。

3.1 战略:以国家战略牵引使命定位,推动文化政策与行业规划同频共振

《愿景》的重要特点是把国家文化政策的目标转译为图书馆可承担、可分解的使命与责任边界,使其不再停留在“行业内部的规划文件”,而成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对我国而言,国家图书馆与各级公共图书馆在编制中长期规划时,应首先回答“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何种不可替代的公共责任”,并据此形成稳定的战略主轴。一是以国家记忆治理为牵引,明确数字原生资源、网络出版物、口述历史与地方记忆等“易逝信息”的制度化采集与长期保存责任,推动从项目式建设转向常态化治理。二是以协同规划机制保障“同频”,在国家层面建立“政策目标—行业指标—馆级行动”之间的衔接链条,使规划周期、重点工程与绩效评价形成闭环,避免“规划宏大、落地分散”。三是把公平与包容纳入使命表述,将服务覆盖面、弱势群体可及性、区域协同等写入目标体系,从源头上把公共性要求固化为可衡量的战略约束。四是把“战略”落实为可执行的项目组合,围绕采集、保存、组织、服务、传播等关键环节形成重点工程清单、阶段性里程碑与资源配置方案,使战略愿景能够被持续跟踪、动态校正。图书馆可通过上述路径在国家战略中找准位置,用自身可验证的行动回应国家战略。

3.2 实践:以数字基础设施为抓手,打造可持续的资源组织与知识服务能力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以平台化思路整合全国文化资源,并在资源组织、检索发现与服务创

新中持续引入新技术, 体现了国家级图书馆在数字文化基础设施中的“枢纽”角色。我国在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数字中国的战略过程中, 实践层面的关键不在于单点应用某项技术, 而在于形成可持续运行的底座能力与治理规则。《建议》强调要“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并推动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据此, 图书馆可在实践层面把握四个着力点。其一, 强化统一入口与互联互通能力, 围绕元数据标准、权威控制、标识体系与接口规范推进馆际资源聚合, 提升文献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发现与获取效率, 并在身份认证与授权体系上实现“可通、可控、可计量”。其二, 把“可长期保存”作为底线工程, 在格式迁移、版本控制、数字保存仓储、灾备体系与网络安全等方面形成制度化投入, 避免数字资源“可访问、难留存”的问题。其三, 围绕中文知识组织与文化语境构建核心能力, 在主题标引、知识图谱、古籍智能识别与语义检索等领域形成可复用的公共技术组件, 减少对商业平台的结构性依赖。其四, 在引入算法推荐、智能编目与自动化处理时, 同步建立合规与伦理前置机制, 完善权属标识、访问控制、隐私保护与安全审计, 使技术创新始终运行在公共机构可解释、可追责的框架内, 避免技术便利转化为知识偏见与服务不公。只有把基础设施、治理规则与服务流程一体化设计, 图书馆的数智化转型才能真正转化为稳定的服务能力。

3.3 价值: 以公共文化福祉为导向, 形成“可感知、可证明”的服务成效叙事

《愿景》把“参与”置于核心位置, 强调公众不仅是资源使用者, 也是国家记忆形成的参与者, 这使图书馆的价值从“馆藏规模”转向“社会效用”。对我国图书馆而言, 价值层面的启示在于要用更清晰的公共价值逻辑, 解释图书馆为何需要持续投入, 以及投入能带来何种可衡量的社会收益。具体而言, 其一, 应在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体系中强化图书馆的主阵地作用, 把青少年阅读促进、老年与残障群体无障碍服务、基层与城乡均衡供给等作为硬指标,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覆盖普及转向提质增效。其二, 可将公众参与嵌入资源建设与知识生产过程, 发展地方记忆采集、口述史共建、众包标注与校勘等机制, 在提升资源质量的同时增强社会认同与信任。其三, 需要建立更能反映公共文化效益的评价体系, 把触达规模、使用深度、教育合作、弱势群体覆盖、资源再利用与传播效果等纳入综合评估, 形成“可感知、可证明”的价值叙事, 从而让图书馆公共投入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更加清晰。尤其在网络信息生态日趋复杂、社会情绪易被放大的背景下, 图书馆还应发挥知识引导与公共讨论空间的“稳态”功能, 以权威资源与专业服务夯实社会对公共知识的信任基础。

3.4 生态: 以跨机构协同与规则共建, 塑造开放共享的知识生态与国际影响

数字时代的图书馆发展越来越呈现生态化特征, 即资源的生产、组织、利用与传播不再由单一机构完成, 而需要图书馆与档案馆、博物馆、高校、科研机构、出版与科技企业等共同协作。《愿景》通过平台聚合、合作网络与对外连接, 把本国文化资源嵌入区域乃至全球知识网络, 其启示在于“能力不只来自单馆建设, 更来自生态关系”。我国图书馆在“十五五”时期可从两条路径推进生态塑造。其一, 在国内构建 LAM 协同与数据共享生态, 推动共建共享从资源层面走向标准层、平台层与治理层, 形成跨机构的联合采集、联合保存与联合服务机制, 并通过资金分担、成果共享与责任追溯机制提升协同的稳定性。其二, 在国际层面提升知识基础设施的对接能力, 通过多语种元数据、关联数据与开放标准建设,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叙事更易被

国际平台检索、理解与再利用，并依托国际图联等机制参与数字保存、数据共享与人工智能伦理等议题的规则讨论与标准制定，实现从“参加活动”向“规则共建”转变。同时，还应面向产业与社会创新开放可控的数据与服务接口，鼓励学术研究、数字人文与文化创意等对公共资源的二次开发，形成“公共资源—社会创新—助力公共服务”的良性循环，将生态建设的外部活力转化为公共服务的持续增量。

综上，“战略—实践—价值—生态”四维框架在逻辑上构成由顶层目标到实施机制、由产出效益到制度环境的递进关系：战略明确职责与边界，实践支撑能力与流程，价值检验公共性成效，生态保障协同与可持续。该递进关系可作为讨论“十五五”时期我国图书馆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参考框架。

4 结语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发布的《愿景》作为亚太地区国家图书馆中长期战略规划的代表性文本，为全球图书馆行业发展提供参考。该战略以“使命—目标—行动—保障”的完整链条，将国家文化政策与图书馆发展规划紧密对接，在全时空国家记忆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构建、社会公平推进以及区域话语权塑造等方面形成了系统性解决方案，体现了在数字时代重构图书馆价值的前瞻性思考。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对澳大利亚《愿景》开展系统分析，给我国图书馆行业带来多方面参考。本文从“战略—实践—价值—生态”四个维度提出图书馆“十五五”时期发展建议。在战略层面，强调以国家记忆治理为牵引，推动国家文化政策目标与行业规划、馆级行动之间的协同衔接。在实践层面，强调以可持续的数智基础设施与治理能力为支撑，提升资源采集、长期保存与服务供给的系统能力。在价值层面，强调以公共文化福祉为导向，完善面向多元群体的公平可及服务，并强化成效评估与证据化表达。在生态层面，强调通过跨机构协同与标准对接提升开放共享水平，并在国际交流合作中提升规则共建与知识传播能力。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局限与不足。一是研究主要基于《愿景》文本进行分析，受限于公开资料的可获得性，未能深入了解其制定过程、利益相关方博弈及内部决策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战略形成逻辑的深层理解。二是《愿景》发布时间较短，其实施效果和实践经验尚待时间检验，本文暂无法对其实际成效进行实证评估。三是中澳两国在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图书馆发展基础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文提出的建议虽立足国情进行了本土化思考，但具体实施路径仍需进一步深化研究。未来研究可通过实地调研、专家访谈等方式补充更多一手资料，并对战略实施效果进行持续追踪，以期获得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N]. 人民日报, 2025-10-29 (1).
- [2] 陈昊琳, 刘亭亭. 公共图书馆数字化服务趋势解读——基于国外部分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分析 [J].

张强, 张晨, 苏日娜. 《珍藏: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2025—2033 战略愿景》解读及启示 [J]. 文献与数据学报, 2026, 8 (1): 104-114.

文献与数据学报, 2020, 2 (1): 102-111.

[3] 陈澍. 新时代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四项关键考虑——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数字战略2023—2024》的解读与启示 [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3, 19 (11): 1-9.

[4]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Strategic Vision 2025-2033 [EB/OL]. [2025-02-23]. <https://www.library.gov.au/visit/about-us/corporate-information/strategic-vision>.

[5] Horton W.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directions [J]. Alexandria, 1991, 3(1): 41-55.

[6]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Collecting strategy [EB/OL]. [2025-11-02]. <https://www.library.gov.au/visit/about-us/corporate-information/corporate-strategies/collecting-strategy>.

[7]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Digitisation strategy [EB/OL]. [2025-11-02]. <https://www.library.gov.au/visit/about-us/corporate-information/corporate-strategies/digitisation-strategy>.

[8]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Engagement strategy [EB/OL]. [2025-11-02]. <https://www.library.gov.au/visit/about-us/corporate-information/corporate-strategies/engagement-strategy>.

[9] 颜运梅.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年报公开制度研究 [J]. 晋图学刊, 2018 (6): 8-15.

[10]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发布系列中短期发展规划 [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22, 31 (6): 112.

[11] 张义.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口述历史资源采集和开发利用研究 [J]. 图书馆学研究, 2020 (7): 79-85.

[12] 高冕. “澳大利亚这一代”口述历史资源的数字管理与利用 [J]. 图书馆建设, 2020 (5): 131-138.

[13] 福建省图书馆. 国际动态 | 《珍藏: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2025-2033战略愿景》发布 [EB/OL]. [2026-02-09]. https://www.fjlib.net/zx/yjdt/202502/t20250213_477521.htm.

[14] Australian Government. Revive: a place for every story, a story for every place [EB/OL]. [2025-11-02]. <https://www.arts.gov.au/what-we-do/revive-place-every-story-story-every-place>.

[15]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Digital strategy [EB/OL]. [2025-11-02]. <https://www.library.gov.au/visit/about-us/corporate-information/corporate-strategies/digital-strategy>.

[16] National Library Act 1960 [EB/OL]. [2025-11-02]. https://classic.austlii.edu.au/au/legis/cth/consol_act/nla1960177/.

[17] 维基百科. 失窃的一代 [EB/OL]. [2026-02-1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失窃的一代&oldid=88058257>.

[18]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ultural diversity: census, 2021[EB/OL]. [2026-02-28]. <https://www.abs.gov.au/statistics/people/people-and-communities/cultural-diversity-census/latest-release/>.

[19] Trove [EB/OL]. [2025-02-23]. <https://trove.nla.gov.au/>.

Interpreta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Treasure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Strategic Vision 2025-2033*

Zhang Qiang¹ Zhang Chen² Su Rina³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300, China;

2.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Beijing 100084, China;

3.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reasure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Strategic Vision 2025-2033*, as a representative document of medium-to-long-term strategic vision among national libra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Method/Process**]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rategic Vision* and interprets its key elements following a “Mission-Objectives-Actions-Safeguards” framework. It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three core Australian action domains of “Collect-Engage-Enable” and the three-level support system covering resource investmen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Drawing on the *Strategic Vision* and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research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Result/Conclusio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closely integrates 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with library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the *Strategic Vision*, it undertakes forward-looking strategic positioning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brary values in the digital era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buildi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memory across all time and space, develop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dvancing social equity, and shaping regional cultural discourse. This offer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From four dimensions—strategy, practice, public value, and eco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development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ese librarie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ontributing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Australia; National library; Strategic vision; Library initiatives

(本文责编: 魏 进)